

雲南維西縣誌續編

周汝誠

維西縣誌續編：

徵集類：

栗栗民族英雄恒乍綢的故事：

周汝誠

栗栗兄弟民族喜歡住在高山峻嶺，刀耕火種，獵取禽獸，以生以活，把持原始社會的。他們民族散布的領域為滇西北的橫斷山脈中的山地，依山負水，結茅為屋，自耕而食，自織而衣，生活需要不待外求，是自給自足的。他們有一種特性，對自己的民族，極其親愛，不容外人侮辱，亦不歡喜與外族交接往來，倘有外族人士與栗栗人發生事端，則必群起干涉，如或有侮辱事件，則激起眾怒，勢必報讐雪恨，民族團結精神，為他族所不可及，有一呼百

諾的作風。雖赴湯蹈火，力所不辭。所以粟族同胞，維持其原有的自衛性，不肯與他族同化。而大漢族的統治之下，所有宰官胥吏，每每不顧民情風俗，忽視了邊胞自力更生的精神，無故加以惡習壓迫蹂躪，從事剝削，任意侮辱，視為化外頑民，激成民變，以啟邊釁。推其事端，都由于封建的土豪劣紳，貪官污吏的無故欺壓山愚，並任意冤枉良善，而演成禍亂的。在前清嘉慶七年，維西粟粟民族事變，這是很顯著的歷史事實。雲貴總督覺羅琅玕親征到石鼓鎮，辦理軍務，戰綫延長千餘里，死亡人數達萬人，演成滇西北極嚴重的慘案。

關於此案的倡首抗暴的人，名叫恒乍綢（HANTSON）他是個

栗粟民族的英雄，自幼駐在維西縣康普區蒙由古村（距維西縣城北一百八十里山嶽地帶）（因譯音不同，俗稱咩牙姑，村在康普后山下）他的父親是個醫生，名字叫做恒饒庖（*hna pa*），很精醫藥，替人治病，不取藥資，所以群眾很佩服他，這是他為群眾服務的美德。

恒乍綑綑有父風，為人聰明練達，他長到十四五歲，他的父親在岩頭上砍來一根桑木，替他做一把弩弓，教他射箭，如何瞄準，如何發箭的密訣。恒乍綑在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，抬出弩弓，荷着箭包，學習射箭。起初以門前的大樹上掛上一把竹篩為靶子，他一射就射中，一連射了十二支箭，箭箭射在篩子上，沒有一箭落空的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以樹葉為靶子，也能箭箭穿在樹葉

上。第三天早晨，他的父親來看他的學習射箭，他取銅錢一文，懸於樹身上，叫他射入錢孔，也箭箭射入錢洞里。他父親又把拔出快刀，豎在樹根上，叫他在二十步外射刀口，他一連射了十二支，箭箭劈成兩半，插在刀口上。他父親大加獎勵說道：「真不愧做我的兒子，你的學習成績可以加一百分了，可以說百發百中了。」於是，他父親常常領他到山中去打獵，或挖藥草，告訴他某種藥可以治某種病，並指示他藥草生長的地方，開什麼花，生什麼葉，結什麼子，他的根部是怎樣，它的氣味怎樣，它的功效怎樣，很詳細的傳授給他。恒作綱一一牢記在心頭。他對於醫藥常識，特別感興趣，他一草一木，極其注意，跟着父親，細心研究，或是補品，或

是涼藥，或是表劑，或是通藥。他分析得有條有理。從狗貓上試驗。又從牛羊上試驗。然後施與病人得了許多的經驗方畧。這是他的經驗藥物的過程。又是他受家庭教育的过程。雖然沒有什麼參考的書本，但是他能够一一實驗，一一牢記在腦子里。又把他父親的解釋，是否正確，他又再三的試驗，証出功效。然後又研究別的藥物，他的常識漸之的日益丰富起來。恒乍綱有一種優良的天賦秉性聰明肯研究學習，以父親的興趣為自己的興趣，所以進步很快，而成績就很大。

他父親很愛他，並希望他將來成一個造福於人類的人材。在每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，父親就叫他起來，跟着他到

山中訓練他射箭，或傳授他醫藥常識，這是他的經常功課。父親很注意指導他，而恒乍綑很用心學習，從來沒有厭倦。由此練好了射箭的本領，並記得醫藥的方技。

恒乍綑一年跟着一年長大起來，快滿二十岁了，他的體魄非常壯健。有一天，他的父親叫他單獨到山中自習功課。一來試他胆量，二來試他的常識。恒乍綑就听了父親的話，就荷着弩弓，帶着藥箭，掛上腰刀，捎上藥籃，再荷上一把十字鋏。他高興的到蒙由古的山上，一路尋覓藥物，並一路追蹤野獸。由箬口爬到山峯，由峯上翻到岩頭，簡直找不到什麼東西，也沒有遇着什麼野獸。他很失意，以為今日父親有心來考驗他，偏偏射不着東西，自己

很失望的回來，到了一個青松林里，看見一群松鼠東跳西跳，在松樹上亂竄着。他乍細拉開弩弓，搭上藥箭，瞄準了射去。一箭一個的打下來，一連射着了十二個松鼠。他抽出腰刀，剝去松鼠的皮。可是松鼠的血，沾染着十個指頭。他想洗一洗手，及松鼠上沾着的血，就走到岩畔的水塘里，洗好了手，再洗一洗，剝去皮的死松鼠。不料松鼠才放在塘里，遍體長出毛來。一個個活轉起來，爬到水塘邊的松樹上。他，不免嚇了一跳。明明認爲死了的東西，是不能復活的。這是宇宙間的真理，現在變了。剝了皮的死松鼠，為什麼一放在水塘里，長出毛來，又活轉來呢？他很奇怪，他很懷疑，但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很失意的回家來，他怀着滿腹疑怪，一到家，就不言不語的睡在火炕旁邊，默然的回憶着死松鼠一洗復活的怪事，越想越奇怪，怪得豈有此理。他始終不能解釋這個疑問？一睡就睡熟了。莫明其妙的發出呼呼的鼾聲。他父親由地里割了一捆蕎麥，回到家裏，看見恒乍綳睡在火炕邊，呼呼的發出鼾聲，父親把蕎麥的梢子歇下，就叫醒了恒乍綳，來考驗他此次到山中自習的成績，就問今日到山中，採着什麼藥，射着什麼東西？恒乍綳被他的父親一問，他就把射死松鼠放入水塘復活的情形，也要求他父親解釋這個疑問，可是他的父親一听了他的話，很自信的禁止他絕對不要談這樁事，並囑咐他說：「你牢記住，將來我親

身死后，你悄悄地把我屍體抬到山上的水塘邊，脫光了衣褲，一絲不挂的放入水塘中，我可能復活轉來，他很謹密的囑咐，附着恒乍鰓的耳朵，叮囑了兩三遍，恒乍鰓也莫明其妙的一一遵命了。隔了不久，他的父親當真的病了，吃了許多藥，也不會好起來，連飯也不吃了，倒在床上呻吟着，怕不久於人世了。他父親叫恒乍鰓到床邊重新再囑咐一番，你沒有忘記我的話嗎？我死后，絕對不要給鄰友知道我的身後事，要依照從前囑過你的話辦理就是了。絕對不可用棺木，悄悄的抬到山上水塘邊，脫光了身上穿的東西，赤裸裸的放入水塘里，我可以復活回來。說完了這幾句話，他就落气了，四肢也僵硬了。恒乍鰓父親一死，雖然很傷

心但他遵着父亲的遺囑，瞞着鄰友，在夜間悄悄的背着父亲的屍體到山上去，到那水塘邊去，在星光之下，慢慢的尋路上山，到了山中，下旬的月亮剛：冒出山來，照着松林，照着水塘，照着死人的臉上，特別的蒼白，顯得可怕。但是恒乍綳很鎮定的，並沒有恐怖，把他父亲的屍體停在水塘邊，就不免傷心起來，洒下了一些苦淚，依照着父亲的遺囑，脫去身上的衣服，他想脫去褲子，這是很不好意思的，他害羞不肯脫了褲子，他便飲泣吞聲的，痛哭了一場，把父亲的屍體放入水塘里。奇怪呀，水塘里的水，冒出五光十色的波瀾，他父亲端坐在浪花上，噓了一口氣，睜開眼睛，對視着恒乍綳說：「我的兒，恒乍綳，你為何害羞，不脫我的褲子，把

我的下身不能復活轉來。這是你的大意害了我。現在我不能飛身上天了。这也怪不得你。都由我不死之時。不会自脱褲子所致。这个水塘是復活泉。為王氣所鐘。把我葬在水塘里。將來你可以為王。又是這山中有許多野草。都可以做藥用的。你好生記着。我告訴你藥的性質及其功效。虽不能起死回生。都可療痼疾。你牢記着。將來能救活許多人。又是竹籤卦是最靈的占卜。事有疑問。可以卜卦決定吉凶禍福。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傳授給你。你將來得志后。遇着水猪年頭。小心從事。決不可大意。那一年於你大為不利。你牢記着。將來或可以免禍。他說了這一大篇的話。忽然沉沒在水底。恒乍鰣挖塘邊的土塊。把水塘填滿了。葬了。父親回來。

從此恒乍綢成了一个精明練達的人。对各种事物無不明曉。看病一定医好。粟粟民族群众就奉他为“沙泥”(Guthi)沙尼是神聖的意思。他对病人很关心。如有人延請他看病。不管路途遠。不說夜半絕早。他是要去看。医好病。他絕對不受報酬的礼物。他听着某处发生病症的消息。他自己準備藥物。亲往那地方替他們疗治。不說貧富貴賤。他依着病勢的輕重。分別而治。重者在先。輕者展后。等到一一痊愈。然后去。由此恒乍綢的声誉。远近闻名。凡患病者。必請他診視。而他自己很乐于疗治。所需藥物。都是臨時採集。若生在危岩絕壑。也不怕危險。攀藤附葛。亲往採取。其救治病者。不止千百个。他为群众服务。不辞辛苦。不避危險。不取藥

資不受報酬，所以粟粟部落的村寨里有人見他來，必歡呼道：「沙尼恒乍綳，全村的人也和着高呼：『沙尼恒乍綳，大家出來歡迎！』有些拜倒路側，深得群眾的悅服。」

康普的女千總阿菴孟，听着恒乍綳得群眾悅服的消息，很不滿意，並且很忌妬他，有心設計害他，但是恒乍綳從來沒有做個錯誤，也沒有犯過法，女千總虽很嫉妬，然不便無故逮捕，無罪良民，每思毒計謀殺他。

清嘉慶六年新春，大年初一日，維西土例，所有老百姓都要到土司衙門里，向土司拜年。恒乍綳也備禮物，跟着群眾，向女千總阿菴孟拜年，見了女千總阿菴孟，他是一個寡婦婆，猜疑妬忌，貪

鄙無耻的人，每：壓迫良民，擄奪財物，無所不至。老百姓給它一個綽号，叫做母老虎。它看見了恒乍綳，就起了陷害的隱謀，有心要收拾他，看成落網的魚，不過當時不好下手。

恒乍綳拜了年，步出大堂，剛巧一群粟粟也來拜年，一遇見恒乍綳，他們有呼道：沙尼！恒乍綳的口号，又向恒乍綳拜年，女千总阿菴孟一見如此，急得滿臉通紅，馬上調聚家將，把恒乍綳擒住，用麻繩捆着兩臂，拴在馬房的橫樑上，頭髮系在槽底，阿菴孟以便尿解他的頭上，粟粟群众看見如此侮辱，怒不可忍，譁然而散，以至村里号召所有粟民商議如何解救恒乍綳的問題。彪繞庵素稱勇敢果斷，他主張集合全村壯丁，配备弩弓藥箭前去圍

攻土司衙門救出恒乍繃大家贊成于三更造飯四更起程到土
司衙門天還沒有亮大家圍着土司衙門彪繞庖一把火燒着柵
子門火燄熊熊高照天空女千总阿羌孟嚇住了。一面召集家人
分頭防堵見勢不好她從後門逃走繞道進了維西城報以恒乍
繃糾众謀反捏造事實面稟維西副將松阿里定福（積人）就是現
任的維西協听了女千总一面之辭信以為真即時差一員外委
（等于連長職）領着五十名亲兵前往彈壓女千总阿羌孟隨着隊伍
回衙辦理善后。

粟粟群众从監獄里救出恒乍繃后分兵兩路一路人馬保着
恒乍繃回蒙由古村一路人馬由彪繞庖帶隊自阿海洛古成群

結隊的出來，他們很怕官軍追去，先遷人在北箐（今北箐汛地）偵探，看見官軍帶着洋槍，沿路放炮以示威，他們知道官軍前來圍剿，就在北箐的松林里埋伏，栗栗部隊，个个巧如猿猴，攀在樹上，于樹葉濃陰處，潛着身子，官兵不知虛實，耀武揚威的前走，进到箐口，彪繞庖一吹牛角号，就鳴：的，聲震山谷，亂箭如雨的射下來，中箭者，發毒而死，五十名親兵，一齊送命在箐口，單：只剩那外委，將不願兵的逃回城中，報得栗栗造反謀亂，拒殺官軍，這個消息傳到維西城內，副將松阿里定福嚇了一跳，因為太平官做久了，一旦發生事變，負有守土之責，而制兵毫無訓練的，絕對不能應戰，也不能防禦，他很着急的跑到維西，衙門就同厅官莊